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 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駱愛麗◎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
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駱 愛 麗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
文化研究 / 駱愛麗著.-- 初版.-- 臺北市：
文史哲，民 97.5
頁：公分。(文史哲學集成；548)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790-3 (平裝)

1. 回回文 2. 宗教-伊斯蘭教-文化
3. 評論

258

97009255

文史哲學集成

548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 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著者：駱愛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四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2008)五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 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57-549-790-3

序言

伊斯蘭教與中國發生聯繫，約可溯至八世紀中葉，而十三世紀大量的回回穆斯林被成吉思汗從內陸亞洲帶入中國，從此世界性的伊斯蘭教正式進入漢地，開啓近七百年的歷程。最早期的穆斯林生活、宗教面貌等史載零星，然而元代、明末至今的這兩個階段的中國境內伊斯蘭教信仰者的歷史性發展輪廓大抵清晰，學界對其宗教性與世俗性相關的各個課題多所研究且成果豐碩。

元代的伊斯蘭教傳播，以及回回人在文治、武功的成就，學術早已關注。回回天文學、回回醫學，以及回回語言的教學等皆為中國穆斯林文化的特色。至於十六世紀中葉明代中期，胡登洲（1522-1597）發展出具有伊斯蘭教宗教色彩的經堂教育，於清真寺院內講授穆斯林本民族的語言——阿拉伯文與波斯文所著的十三本經學書籍，希冀突破「經文匱乏，學人寥落」的窘境。然而原本屬於域外文化的伊斯蘭教，在與中國文化長期深層的接觸之下，融進了漢文化，而穆斯林也習以口操漢語，因此伊斯蘭教著名學者與經師王岱輿（約1570-1660）接著開啓了回儒的「漢文譯著」活動，運用儒家與佛、道學說來詮釋伊斯蘭教，漢文與其思想漸漸滲入伊斯蘭教。

2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筆者搜尋到兩項文物，一是明成祖五年（1407）的《噶瑪巴爲明太祖薦福圖》宗教畫卷，二是明正德時期（1506-1521）的饕紅回回文瓷器，並藉此研究回回人的母語波斯語的功能性，以及明初仕宦的回回人的背景與其伊斯蘭教信仰的狀況。筆者認爲不管是回回文題記或是瓷器器表的回回文款識的書體、思維與表述，皆極少見到漢文化的影響，兩者勾勒出少爲學界所知的明代初期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特性，或許這就是入仕明廷的第一代或是第二代穆斯林的本質與原貌。

本文所探討的是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之間的關係，此課題觸及中國伊斯蘭文化史、明代陶瓷史、明代與西藏宗教發展史，以及域外文字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範疇極廣，故僅能算是初步基礎研究。書中內容疏漏、不足與錯誤在所難免，敬請批評指正。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 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目 錄

序 言	1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1
第二節 伊斯蘭教發展進程概述	3
一、東伊斯蘭地區承續波斯文化的巨大影響	5
二、波斯語的功能性 —— 內陸亞洲的 國際交際語	7
三、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與回族 母語 —— 波斯語的形成	8
第三節 明代伊斯蘭教文化與回回文的成就	11
一、民間伊斯蘭教波斯文相關書面文獻	11
二、民間口語與書面語	13
三、民間伊斯蘭教漢文碑刻	13
四、漢 —— 波斯語雙語文獻	14

4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五、穆斯林相關漢語文獻	15
六、成祖時期其他四種波斯文文物	16
七、明代伊斯蘭的學術研究	18
第二章 《噶瑪巴為明太祖薦福圖》初步研究	21
第一節 畫卷背景介紹	22
第二節 史料分析	27
一、藏文典籍	28
二、漢文梵刹典籍	29
三、漢文史料	31
四、研究成果綜述與相關文物	37
第三節 永樂與哈立麻宗教性質交流實錄	44
一、哈立麻入京（漢地）之前	45
二、哈立麻入京（漢地）至舉行法會之前	48
三、二月初五日至二月十八日的 十四日法會期間	53
四、封哈立麻「大寶法王」、賞賜 其徒弟至離京前往五臺山	57
五、哈立麻離京後，往五臺山至《薦福圖》 畫卷結束的日期三月十八日	60
六、成祖與哈立麻弟子弘濟大國師 日瓦領禪伯往靈谷寺觀影	60
七、哈立麻在五臺山期間至爲仁孝皇后做法會	66
八、哈立麻返京、歸藏，以及往後的進貢	70
九、成祖給予哈立麻最後一封 致書至哈立麻歿後	77

十、第一世大寶法王哈立麻於 永樂十三年（1415）歿後至明末	79
第三章 《薦福圖》回回文初步研究與注釋	81
第一節 漢文全文與轉寫	81
第二節 《薦福圖》回回文初步研究與注釋	111
一、《薦福圖》中以波斯語字母拼音（拼寫） 部份佛教用語、漢語（專有）名詞， 計有十五個名詞	112
二、《薦福圖》中將漢語詞的波斯文音譯與 波斯文既有的詞彙結合的複合字，計有 六個名詞	115
三、《薦福圖》中以波斯文詮釋漢文專有名詞或 佛教概念的詞彙，計有三十個名詞	117
四、《薦福圖》中阿拉伯文與波斯文通用的單詞， 計有六個	128
五、《薦福圖》中較常出現、較特殊的 波斯文動詞，計有八個	129
六、《薦福圖》波斯文所傳達的信息	131
第四章 《薦福圖》回回文的可能作者	139
第一節 以《沙哈魯遣使中國記》為對照	141
第二節 七個相關的情節	145
一、情節一：「謁見與遞國書」	146
二、情節二：「御座金漆」	147
三、情節三：「禁著白衣」	147
四、情節四：「明成祖摔下馬且遷怒使臣」	148

6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 五、情節五：「臣子們的求饒」……………149
- 六、情節六：「報喜皇上赦免使臣們」……………150
- 七、情節七：「玉速甫與大臣們
 簇擁明成祖離去」……………150
- 八、鴻臚寺……………153

第五章 礬紅回回文瓷器初步研究……………157

- 第一節 回回文瓷器定義與類別……………157
- 第二節 礬紅工藝綜述……………161
- 第三節 正德朝窯業……………164
- 第四節 礬紅回回文瓷器的收集、
 研究難點與角度……………165

第六章 正德朝礬紅回回文瓷器個別研究……………171

- 第一節 「薩迪盤」……………171
 - 一、盤心與盤緣款識……………173
 - 二、乾隆朝回回文碑刻一通……………175
 - 三、盤底的盤壁款識——完整出自薩迪《真境花園》詩句……………177
 - 四、盤底的盤壁款識……………180
- 第二節 「母子雙盤」……………183
 - 一、「母子雙盤」之異……………183
 - 二、盤心款識完整出自伊斯蘭教
 經典《古蘭經》……………186
 - 三、盤緣款識……………187
 - 四、盤底的盤壁款識……………188
- 第三節 「上海盤」……………190

一、盤心款識完整出自伊斯蘭教 經典《古蘭經》	191
二、盤緣款識	192
三、盤底的盤壁款識	193
第四節 國外拍賣「偽聖訓盤」	195
一、盤心款識	197
二、盤緣款識	199
三、盤底的盤壁款識	200
第五節 「特殊落款 A 盤-北京故宮盤」	203
一、盤心款識完整出自伊斯蘭教 經典《古蘭經》	205
二、盤緣款識	206
三、盤底的盤壁款識	207
第六節 「拍賣大、小雙罐」	208
一、罐壁款識	210
第七章 器底落款研究	215
第一節 非漢文的「大明正德年製」小經年款	215
第二節 「特殊落款 A-北京故宮盤」的落款	218
第三節 伊斯蘭世界的稱號傳統	221
第四節 正德礬紅瓷器的多種「紅彩」落款格式	225
第五節 礬紅回回文瓷器小結	229
一、外觀特色	229
二、款識內容	231
三、功能性	234
四、在伊斯蘭藝術體系中的定位	236

8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第六節 結 語	238
附 錄	
一、術語表	241
二、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母表與轉寫符號	247
參考書目	24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既往的明代中國穆斯林文化以書面文獻為主要依據，佐以墓誌、碑銘。主要課題集中於回回天文、星曆圖籍、回回藥方、回回館雜字、漢文伊斯蘭教著述、經堂教育，以及各地回回人社群等。雖有學者從事於回回文物的研究，然而極為薄弱。

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繪製的《噶瑪巴為明太祖薦福圖》畫卷（以下稱《薦福圖》），與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燒製的鑿紅回回文瓷器，是十五-十六世紀明朝回回人所遺留下來極為重要的文物，不僅在中國現存回回文相關文獻、文物中，極具歷史價值，也體現了中國穆斯林的高度宗教與文化成就。前者是回回人通譯用回回文（波斯文）書寫有關（藏傳）佛教薦揚法會儀軌之事，後者則是朝廷回回人用波斯文、阿拉伯文，以及「小經」文字（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字母拼讀漢語，亦稱為「小兒錦」）¹在瓷器器表與器底書寫非漢

1 李興華等（1998），《中國伊斯蘭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22-523。

2 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文款識，抒發自身對於伊斯蘭教的信念、情感與思維的記錄。這兩類文物——《薦福圖》與饕紅回回文瓷器與其相關問題，從未經過系統性研究。本文即是針對此兩項文物所做出的初步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創新之處在於史料（文物）運用與視角新穎。首次提出回回文物是確定中國伊斯蘭歷史、文化的重要歷史材料，並以此為據，深入討論、考訂與提出見解；在方法論上，具有某種原創意義上的開拓性。其次，發現藏學、蒙古學等譯文的《噶瑪巴為明太祖薦福圖》宗教畫卷中五體合璧之一的回回文——波斯文的重要意義，並對此做初步研究；亦從漢地佛教與域外材料中找出與《薦福圖》畫卷相關史料。此外，全面收集、分門別類正德朝饕紅回回文瓷器，並初步解讀出所有器表的回回文款識與回回文紀年落款文字，修正了部分前人誤譯，並且探索上述兩類回回文的可能作者與其背景。此項研究進一步釐清明朝初期伊斯蘭教在宗教與文化的發展歷程與內容，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演變。

本文是以《薦福圖》、饕紅器為中心，探討明代回回文與伊斯蘭教文化。綜觀明朝伊斯蘭歷史的發展與研究概況，甚少見到與筆者所撰《薦福圖》回回文題記與饕紅瓷器回回文款識相關者。於此，這兩項回回文的初步研究，正可填補十五-十六世紀，近一百年明朝初期回回歷史發展未見明朗的缺憾。筆者認為《薦福圖》宗教畫卷中的回回文題記代表明朝回回人母語波斯文的最高成就，而瓷器的回回文款識闡釋伊斯蘭教教義與穆斯林文化。而此兩者可以算是進入中國漢地的穆斯林未受漢化影響之下，最具伊斯蘭本質「原始風貌」

的創作與抒發，1521年正德朝結束之後，未見任何遺緒。

本書正文主要分為四個部份，首先是伊斯蘭與中國穆斯林概述。其次是《噶瑪巴為明太祖薦福圖》初步研究，論述永樂朝的《薦福圖》宗教畫卷，分析畫卷背景、內容、題記、史料，以及研究成果，進而勾勒永樂皇帝邀約大寶法王哈立麻至漢地從事齋祭法會的歷史事件，逐步詳細列出雙方往返交往的各個階段的歷史文獻與細部；此外，轉寫畫卷回回文（波斯文）題記，並加以注釋解析，說明回回文的特色，最後論述回回文可能的書寫作者。第三是鑿紅回回文瓷器初步研究，論述正德朝的官窯鑿紅回回文瓷器，說明瓷器製作工藝的工序與特色、正德窯業的發展等，進而分析並解讀個別鑿紅器回回文款識的內容與出處，以及對於非漢文紀年落款的探討，最後是評價正德朝鑿紅回回文官窯瓷器與本文的結語。附錄有二，分別是術語表、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字母表與轉寫符號，以及參考書目。

第二節 伊斯蘭教發展進程概述

穆罕默德（570-632）於七世紀的麥加創建伊斯蘭教，在其去世後，經歷四大哈里發時期（632-661，麥加、麥地那為中心）、倭馬亞王朝（661-750，大馬士革為中心），以及阿拔斯王朝（750-1258，巴格達為中心）。伊斯蘭教在向東、向西極至發展後，擴張為一個遼闊的伊斯蘭世界。

伊斯蘭文明（或者可以說是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發展

至 1256 年之際 —— 正當蒙古宗王旭烈兀 (Hulegu, 1217-1265) 入侵巴格達，並於 1256 年在波斯建立伊利汗國 (Ilkhanids, 1256-1353) 之後，伊斯蘭世界或可更明確地以今日伊拉克為界，劃分為東伊斯蘭地區 (穆斯林世界東部) 與西伊斯蘭地區 (穆斯林世界西部)，兩者雖皆從屬伊斯蘭文明，並受其宗教之廣泛與深刻影響，但卻各自發展歷史，各有地區性朝代更迭、宗教派別、民族與語言更替，而最終形成伊斯蘭文明的兩大亞文明區 —— 泛阿拉伯-伊斯蘭文明 (pan Arabic-Islamic) 與泛波斯-伊斯蘭文明 (pan Persian-Islamic)。簡言之，伊斯蘭發展歷程是以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為母體，猶如主幹，之後再分長出阿拉伯與波斯兩大支幹，支幹又再伸展成各個朝代的枝椏，並各自開花結果，而整個大樹的生長代表著地域擴張、承載深厚文化之整體伊斯蘭文明的進程。於此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與阿拉伯語始終貫穿其中，成為各個地區性伊斯蘭果實的共同性與普遍性。

八世紀中葉之前的伊斯蘭文明以阿拉伯文化為主，上承拜占廷、羅馬與希臘文明，勢力及至非洲時，則加入了埃及原有的基督教科普特 (Coptic)、北非柏柏人 (Barbar) 等當地既有的地域性文化，除了承續地中海四周環岸的發展之外，伊斯蘭並直接進入西西里島與伊比利半島發展。而阿拔斯王朝受到東側波斯古文明極大的影響。「波斯化」顯現於朝政各個方面，大量的典章制度取自波斯，而顯赫的大臣職務與其助手書記，以及絕大多數的大臣與書記，一般都由才學淵博的波斯人擔任，他們在各方面禮儀規章皆模仿祖先，

包括面貌與服飾等。²例如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任大臣艾布·賽勒麥·赫拉勒 (Abu Salamah al-Khallal) 就是一個波斯釋奴。³這些阿拉伯化的波斯人不僅學識淵博、文采洋溢、口才狡辯，還兼管政治、軍事與財政，又由於遍訪民情，所以知曉社會、地理、語言等，可以說是伊斯蘭宗教與世俗的統治者哈里發 (khalifah) 的代理人，當然他們必須口說阿拔斯王朝的語言阿拉伯語。此外，這批波斯人還同時傳播波斯文化，因此此時學習文學的阿拉伯人都必須理解波斯的文化傳承，並且要學習波斯語。

一、東伊斯蘭地區承續波斯文化的巨大影響

阿拉伯人由於從遊牧出身，所以阿拉伯語中許多詞彙無法應付新的生活型態，因此他們除了擴大阿拉伯語詞彙的涵義之外，就是儘量地吸收外來詞彙，而波斯語就成爲重要來源之一。許多波斯文書籍都翻譯成阿拉伯文，而有些精通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人，身受波斯文化的感染，因此雖然是用阿拉伯語寫作，但是多具波斯思想，例如波斯王族代理人與阿拔斯大臣的法德勒·本·賽赫勒。波斯人、波斯思想、文化與學術對於伊斯蘭教文化的雕琢處處見著痕跡，可以說阿拔斯時代，已經阿拉伯化的波斯人與接受了波斯文化的阿拉伯人，讓整個世界充滿了學術、格言、詩歌和散文，作品中

2 埃及·艾哈邁德·愛敏著、納忠審校 (2001)，《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二冊 (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55。

3 埃及·艾哈邁德·愛敏著、納忠審校 (2001)，《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二冊，頁 152。

波斯的成分是相當明顯的。⁴

然而最重要的是「大多數執掌伊斯蘭教大旗者為波斯人，無論在法律學方面，還是在思想科學方面，基本如此，很少例外。儘管有些人屬於阿拉伯譜系，但從他所用的語言、所受的教育及師承方面來說都是波斯的。」⁵此外，絕大多數伊斯蘭教法學學者、教義學大師，以及《古蘭經》經注學家都是波斯人，且有能力保存和記錄資料。⁶是故波斯人在伊斯蘭教文明與宗教體系的形成過程中，貢獻卓絕且影響巨大。總言之，阿拔斯王朝的官僚體系中「除了伊斯蘭教和阿拉伯語之外，其它諸如傳統、習俗、國務、軍隊以及文化事務等均沿襲原伊朗的那一套。」⁷

阿拉伯語是阿拔斯王朝官方使用的書面語，一切文書往來皆須使用。但是對於波斯的子民而言，雖然已接受伊斯蘭教，但是「從未停止使用波斯語。他們一直致力於保存波斯語、繼續沿用波斯習俗、重溫非阿拉伯王朝時代列王傳記的情景」，⁸而許多波斯家族，例如伯爾麥克家族(al-Barmaki)，就利用本身的財富，盡力傳播、鼓舞波斯文化。⁹直至十世紀

4 埃及·艾哈邁德·愛敏著、納忠審校(2001)，《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二冊，頁167-168。

5 埃及·艾哈邁德·愛敏著、納忠審校(2001)，《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二冊，頁176。

6 埃及·艾哈邁德·愛敏著、納忠審校(2001)，《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二冊，頁176。

7 伊朗·阿寶斯·艾克巴爾·奧希梯揚尼著、葉奕良譯(1997)，《伊朗通史》上冊(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頁117。

8 伊朗·阿寶斯·艾克巴爾·奧希梯揚尼著、葉奕良譯(1997)，《伊朗通史》上冊，頁117。

9 埃及·艾哈邁德·愛敏著、納忠審校(2001)，《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二冊，頁178。